

第1辑

小耕 编

# 小耕读记

## 吃的故事

黄油烙饼——汪曾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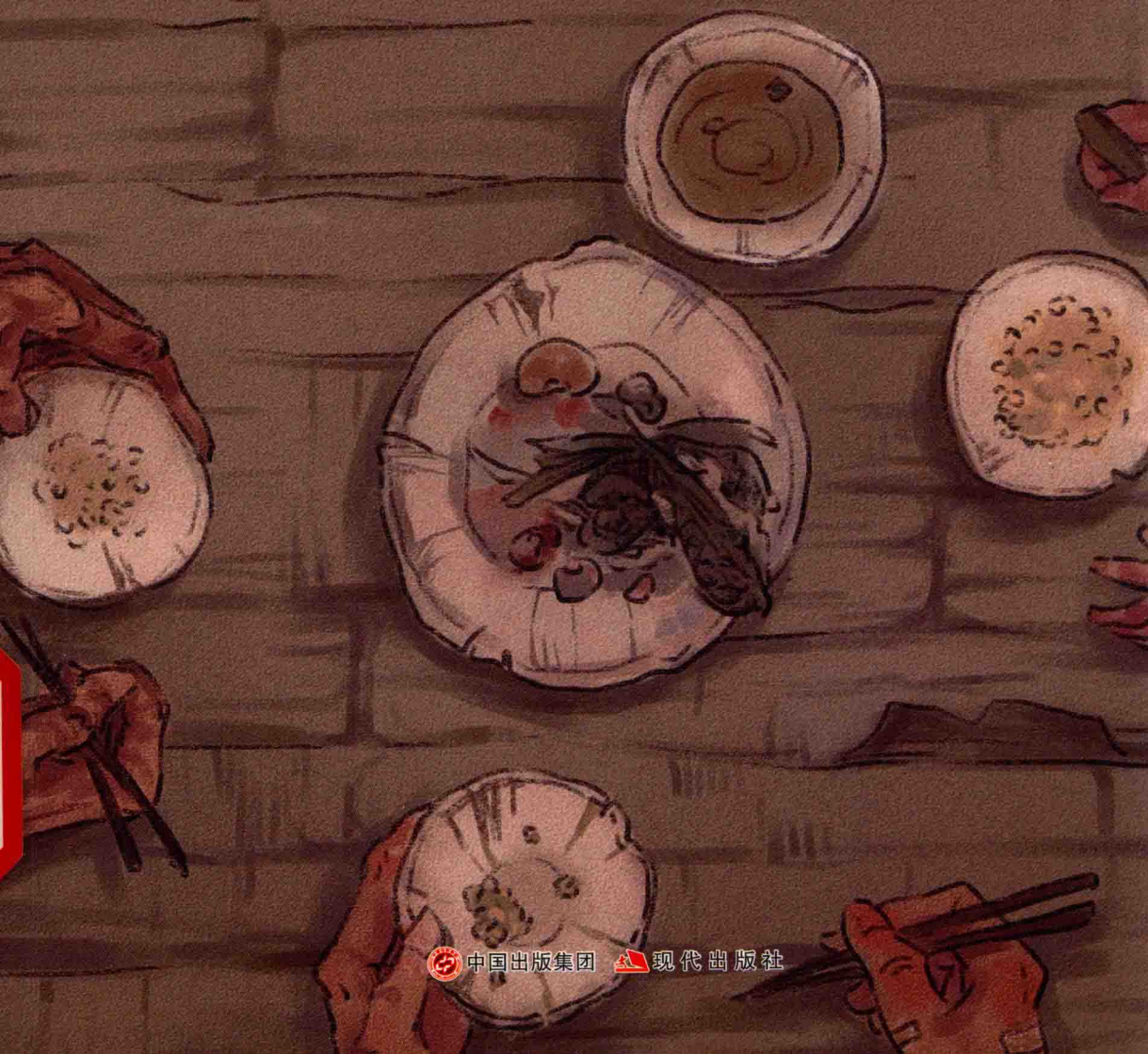
许三观过生日——余华

小江『打饭』——颜一烟

牛骨头——张玉清

我亲爱的童年——常新港

曹文轩的吃相——安武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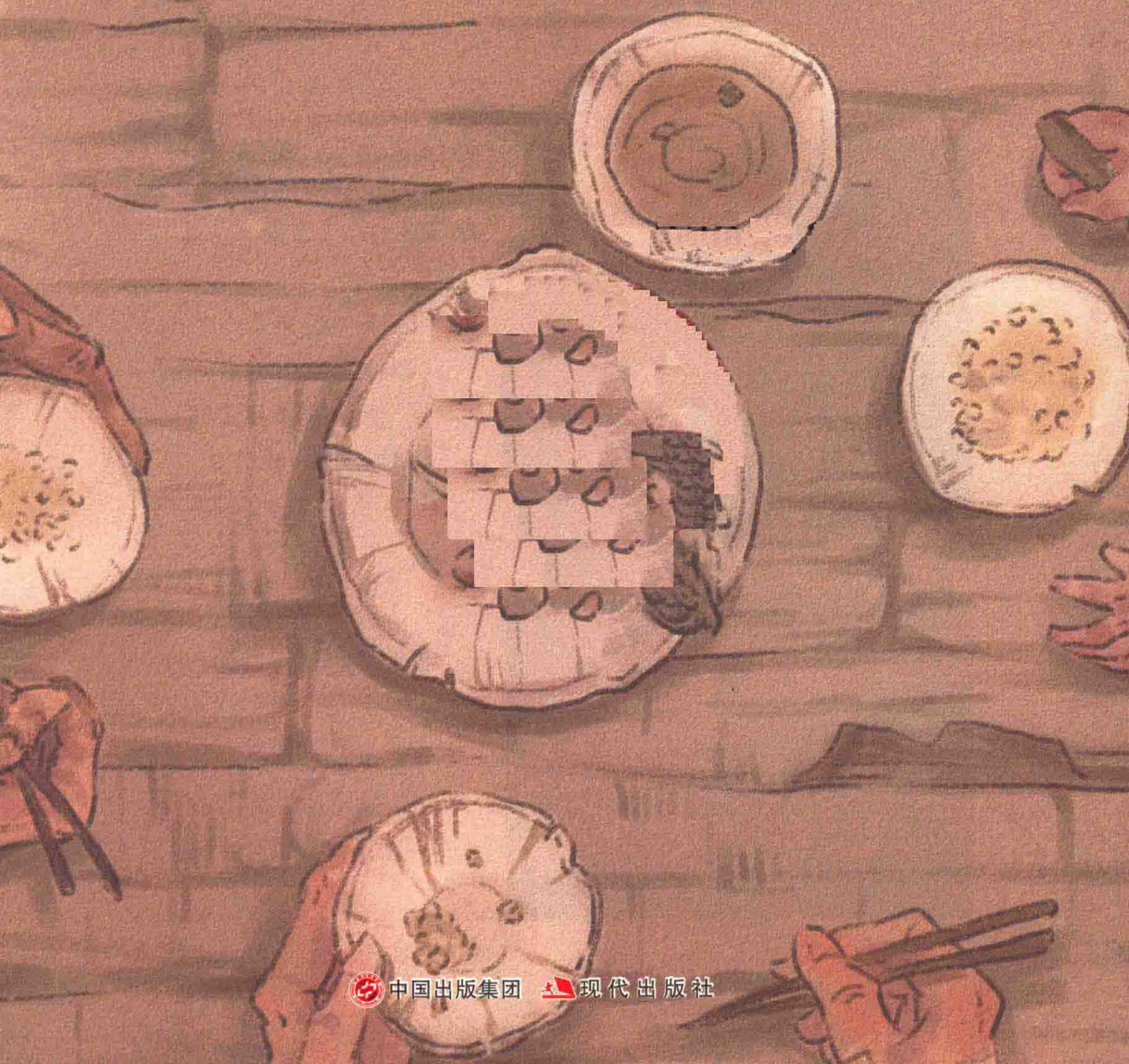
现代出版社

第1辑

小耕编

# 小耕读记

## 吃的故事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吃的故事 / 小耕编. --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  
2019.4

(小耕读记. 第1辑)

ISBN 978-7-5143-7466-7

I. ①吃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89916号

在本书的编选过程中,我们得到了许多师友的热情帮助。不过,虽经多方努力,仍有部分作者无法联系上。本书收入的部分文字作品稿酬已委托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,敬请相关著作权人联系。

电话: 010-65978905

传真: 010-65978926

E-mail: wenzhuxie@126.com

## 小耕读记(第1辑): 吃的故事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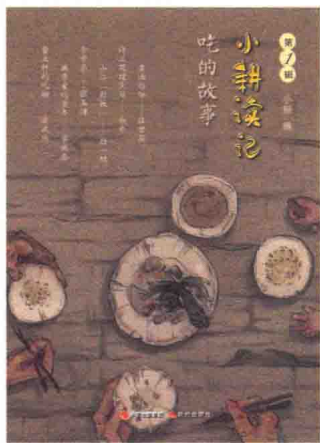
作 者 小 耕  
封面插图 曹 萌  
特约策划 梁 策  
责任编辑 王 倩  
美术设计 薛江雨  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 
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 
邮政编码 100011  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 传真 )  
网 址 www.1980xd.com  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  
印 刷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  
字 数 100 千字  
印 张 9.5  
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7466-7  
定 价 35.00 元

---

●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,联系电话 010-67693283。

# 怎样阅读这本书

“读书”这件事很简单，但“思考”却非常累。古人有条著名的读书治学经验，叫作读书要做到：眼到、口到、心到、手到。如今读书的机会多了，正确的读书方法却丢了。本书是“小耕”的阅读笔记，当然它原来没有这么厉害，经过众多编辑、学者的手，已经成为可以“喂饱”你的精神小怪兽的高品质“大餐”，更能帮助你跨过儿童文学的门槛，走进文学世界。



## 每本书，一个主题


想要记住一篇文章，不妨把自己喜欢的作品贴上标签放到一个“抽屉”里，想要找灵感、找素材，翻翻抽屉，如此简单。



## 作家的“问题作文”

同一主题，六篇作品。角度、语言、技巧……你能学到的不止一点。


 **最美的石头** …… 精选作家的代表作


 **小耕私储备** …… 小耕风趣幽默的读书私记

 **煮酒论** …… 文学研究者关于作家、作品独到的见解和理性思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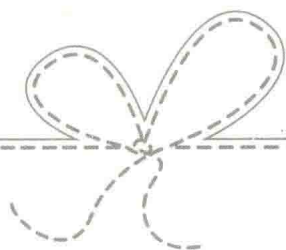
 **我打赌你不知道** …… 作家、作品背后的故事

 **小耕搜罗记** …… 作家作品摘抄

 **时光果实** …… 触碰一个又一个迥异又奇妙的作家的写作世界

 **游戏时间** …… 试一试，你有没有仔细读文章的“小招戏”

★ 部分文章编入本书时按读者年龄及篇幅需要有所改动。



### 阅读奖励

通过微信回答“游戏时间”  
的答案，答对就可得积分，攒够  
积分就可兑换阅读大礼包！



小耕



耕读馆

# 目录

1

## 黄油烙饼

汪曾祺 001—030

- 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最美的石头   | 黄油烙饼                 |
| 小耕私储备   | 汪曾祺的美食               |
| 煮酒论     | 一个可爱的老头              |
| 我打赌你不知道 | 与“汪老”做邻居啥感觉？         |
| 小耕搜罗记   | 北京人易于满足，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 |
| 时光果实    | 自报家门（节选）             |
| 游戏时间    | 招摇山寻“迷谷”             |

2

## 许三观过生日

余华 031—050

- 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最美的石头   | 许三观过生日                   |
| 小耕私储备   | 余华的美食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煮酒论     | 一位颠覆大师                   |
| 我打赌你不知道 | 余华过去是牙医？                 |
| 小耕搜罗记   | 便想起蚯蚓爬过的那种青苔，生长在井沿和破旧的墙角 |
| 时光果实    | 我为何写作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游戏时间    | 招摇山寻“狍狍”                 |

3

## 小江“打饭”

颜一烟 051—076

- 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最美的石头   | 小江“打饭”            |
| 小耕私储备   | 颜一烟的美食            |
| 煮酒论     | 颜老：一位与众不同富有献身精神的人 |
| 我打赌你不知道 | 颜一烟曾经是格格？         |
| 小耕搜罗记   | 光脚穿着布鞋进的怀仁堂       |
| 时光果实    | 颜一烟：从王府格格到电影艺术家   |
| 游戏时间    | 柘阳山寻“旋龟”          |

## 牛骨头 张玉清 077—098

- 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最美的石头   | 牛骨头                  |
| 小耕私储备   | 张玉清的美食               |
| 煮酒论     | 书写着自己的童年             |
| 我打赌你不知道 | 《牛骨头》是张玉清珍藏在心底的作品？   |
| 小耕搜罗记   | 多少年后，小城的街道上走满了穿泳衣的少女 |
| 时光果实    | “会写”和“不会写”           |
| 游戏时间    | 柘山寻“鲑”               |

## 我亲爱的童年 常新港 099—12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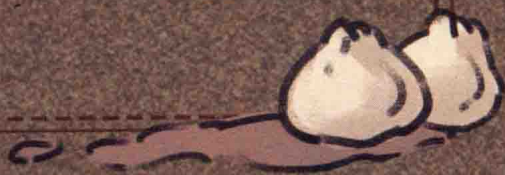
- 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最美的石头   | 我亲爱的童年                   |
| 小耕私储备   | 常新港的美食                   |
| 煮酒论     | 成长小说的“天王”                |
| 我打赌你不知道 | 常新港爱照相吗？                 |
| 小耕搜罗记   | 江水在天上流，云在地上飘             |
| 时光果实    | 常新港：中国的儿童小说作家<br>家里重要的一家 |
| 游戏时间    | 亶爰山寻“类”                  |

## 曹文轩的吃相 安武林 123—140

- 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最美的石头   | 曹文轩的吃相        |
| 小耕私储备   | 安武林的美食        |
| 煮酒论     | 安武林是个老小孩      |
| 我打赌你不知道 | 安武林有收藏癖？      |
| 小耕搜罗记   | 冬天的冷酷只是为了叫醒暖阳 |
| 时光果实    | “麻花高手”的书香童年   |
| 游戏时间    | 柘山寻“獐”        |



《黄油烙饼》  
& 汪曾祺



---

汪曾祺：我事写作，原因无它：  
从小到大，数学不佳。  
考入大学，成天泡茶。  
读中文系，看书很杂。  
偶写诗文，幸蒙刊发。  
百无一用，乃成作家。  
弄笔半纪，今已华发。  
成就甚少，无可矜夸。  
有何思想？实近儒家。  
人道其理，抒情其华。  
有何风格？兼容并纳。  
不今不古，文俗则雅。  
与人无争，性情通达。  
如此而已，实在无啥。

---

# 黄油烙饼

文 / 汪曾祺

萧胜跟着爸爸到口外去。

萧胜满七岁，进八岁了。他这些年一直跟着奶奶过。他爸爸的工作一直不固定。一会儿修水库啦，一会儿大炼钢铁啦。他妈也是调来调去。奶奶一个人在家乡，说是冷清得很。他三岁那年，就被送回老家来了。他在家乡吃了好些萝卜白菜，小米面饼子，玉米面饼子，长高了。

奶奶不怎么管他。奶奶有事。她老是找出一些零碎料子给他接衣裳，接褂子，接裤子，接棉袄，接棉裤。他的衣服都是接成一道一道的，一道青，一道蓝。倒是挺干净的。奶奶还给他做鞋。自己打裕褡，剪样子，纳底子，自己纳。奶奶老是说：“你的脚上有牙，有嘴？”“你的脚是铁打的！”再就是给他做吃的。小米面饼子，玉米面饼子，萝卜白菜，炒鸡蛋，熬小鱼。他整天在外面玩。奶奶把饭做得了，就在门口嚷：“胜儿！回来吃饭咧——”

后来办了食堂。奶奶把家里的两口锅交上去，从食堂里打饭回来吃。真不赖！白面馒头，大烙饼，卤虾酱炒豆腐，焖茄子，猪头肉！食堂的大师傅穿着白衣服，戴着白帽子，在蒸笼的白蒙蒙的热气中晃来晃去，拿铲子敲着锅边，还大声嚷叫。人也胖了，猪也肥了。真不赖！

后来就不行了。还是小米面饼子，玉米面饼子。

后来小米面饼子里有糠，玉米面饼子里有玉米核磨出的渣子，拉嗓子。人也瘦了，猪也瘦了。往年，撵个猪可费劲儿哪。今年，一伸手就把猪后腿攥住了。挺大一个克郎，一挤它，咕咚就倒了。掺假的饼子不好吃，可是萧胜还是吃得挺香。他饿。奶奶吃得不香。她从食堂打回饭来，掰半块饼子，嚼半天。其余的，都归了萧胜。

奶奶的身体原来就不好。她有个气喘的病。每年冬天都犯。白天还好，晚上难熬。萧胜躺在炕上，听奶奶喝喽喝喽地喘。睡醒了，还听她喝喽喝喽。他想，奶奶喝喽了一夜。可是奶奶还是喝喽着起来了，喝喽着给他到食堂去打早饭，打掺了假的小米饼子，玉米饼子。

爸爸去年冬天回来看过奶奶。他每年回来，都是冬天。爸爸带回来半麻袋土豆，一串口蘑，还有两瓶黄油。爸爸说，土豆是他分的；口蘑是他自己采，自己晾的；黄油是“走后门”搞来的。爸爸说，黄油是牛奶炼的，很“营养”，叫奶奶抹饼子吃。土豆，奶奶借锅来蒸了，煮了，放在灶火里烤了，给萧胜吃了。口蘑过年时打了一次卤。黄油，奶奶叫爸爸拿回去：“你们吃吧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！”爸爸一定要给奶奶留下。奶奶把黄油留下了，可是一直没有吃。奶奶把两瓶黄油放在躺柜上，时不时地拿抹布擦擦。黄油是个啥东

西？牛奶炼的？隔着玻璃，看得见它的颜色是嫩黄嫩黄的。去年小三家生了小四，他看见小三他妈给小四用松花粉扑痱子。黄油的颜色就像松花粉。油汪汪的，很好看。奶奶说，这是能吃的。萧胜不想吃。他没有吃过，不馋。

奶奶的身体越来越不好。她从前从食堂打回饼子，能一气走到家。现在不行了，走到歪脖柳树那儿就得歇一会儿。奶奶跟上了年纪的爷爷、奶奶们说：“只怕是过得了冬，过不得春呀。”萧胜知道这不是好话。这是一句骂牲口的话。“噯！看你这乏样儿！过得了冬过不得春！”果然，春天不好过。村里的老头老太太接二连三地死了。镇上有个木业生产合作社，原来打家具、修犁耙，都停了，改了打棺材。村外添了好些新坟，好些白幡。奶奶不行了，她浑身都肿。用手指按一按，老大一个坑，半天不起来。她求人写信叫儿子回来。

爸爸赶回来，奶奶已经咽了气了。

爸爸求木业社把奶奶屋里的躺柜改成一口棺材，把奶奶埋了。晚上，坐在奶奶的炕上流了一夜眼泪。

萧胜一生第一次经验什么是“死”。他知道“死”就是“没有”了。他没有奶奶了。他躺在枕头上，枕头上还有奶奶的头发的气味。他哭了。

奶奶给他做了两双鞋。做得了，说：“来试试！”——“等会儿！”吱溜，他跑了。萧胜醒来，光着脚把两双鞋都试了试。一双正合脚，一双大一些。他的赤脚接触了搪底布，感觉到奶奶纳的底线，他叫了一声“奶奶！”又哭了一气。

爸爸拜望了村里的长辈，把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，把一些能应

用的锅碗瓢盆都装在一个大网篮里。把奶奶给萧胜做的两双鞋也装在网篮里。把两瓶动都没有动过的黄油也装在网篮里。锁了门，就带着萧胜上路了。

萧胜跟爸爸不熟。他跟奶奶过惯了。他起先不说话。他想家，想奶奶，想那棵歪脖柳树，想小三家的一对大白鹅，想蜻蜓，想蝈蝈，想挂大扁飞起来咯咯地响，露出绿色硬翅膀底下的桃红色的翅膜……后来跟爸爸熟了。他是爸爸呀！他们坐了汽车，坐火车，后来又坐汽车。爸爸很好，老是引他说话，告诉他许多口外的事。他的话越来越多，问这问那。

他对“口外”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。

他问爸爸啥叫“口外”。爸爸说“口外”就是张家口以外，又叫“坝上”。“为啥叫坝上？”他以为“坝”是一个水坝。爸爸说到了就知道了。

敢情“坝”是一溜大山。山顶齐齐的，倒像个坝。可是真大！汽车一个劲地往上爬。汽车爬得很累，好像气都喘不过来，不停地哼哼。上了大山，嘿，一片大平地！真是平呀！又平又大。像是撵过的一样。怎么可以这样平呢！汽车一上坝，就撒开欢了。它不哼哼了，“唰——”一直往前开。一上了坝，气候忽然变了。坝下是夏天，一上坝就像秋天。忽然，就凉了。坝上坝下，刀切的一样。真平呀！远远有几个小山包，圆圆的。一棵树也没有。他的家乡有很多树。榆树，柳树，槐树。这是个什么地方！不长一棵树！就是一大片大平地，碧绿的，长满了草。有地。这地块真大。从这个小山包一匹布似的一直扯到了那个小山包。地块究竟有多大？爸爸告诉

他：有一个农民牵了一头母牛去犁地，犁了一趟，回来时母牛带回来一个新下的小牛犊，已经三岁了！

汽车到了一个叫沽源的县城，这是他们的最后一站。一辆牛车来接他们。这车的样子真可笑，车轱辘是两个木头饼子，还不怎么圆，骨碌碌，骨碌碌，往前滚。他仰面躺在牛车上，上面是一个很大的蓝天。牛车真慢，还没有他走得快。他有时下来掐两朵野花，走一截，又爬上车。

这地方的庄稼跟口里也不一样。没有高粱，也没有老玉米，种苜蓿，胡麻。苜蓿干净得很，好像用水洗过，梳过。胡麻打着把小蓝伞，秀秀气气，不像是庄稼，倒像是种着看的花。

喝，这一大片马兰！马兰他们家乡也有，可没有这里的高大。长齐大人的腰那么高，开着巴掌大的蓝蝴蝶一样的花。一眼望不到边。这一大片马兰！他这辈子也忘不了。他像是在一个梦里。

牛车走着走着。爸爸说：到了！他坐起来一看，一大片马铃薯，都开着花，粉的、浅紫蓝的、白的，一眼望不到边，像是下了一场大雪。花雪随风摇摆着，他有点晕。不远有一排房子，土墙、玻璃窗。这就是爸爸工作的“马铃薯研究所”。土豆——山药蛋——马铃薯。马铃薯是学名，爸说的。

从房子里跑出来一个人。“妈妈——”他一眼就认出来了！妈妈跑上来，把他一把抱了起来。

萧胜就要住在这里了，跟他的爸爸、妈妈住在一起了。奶奶要是一起来，多好。

萧胜的爸爸是学农业的，这几年老是干别的。奶奶问他：“为什

么总是把你调来调去的？”爸说：“我好欺负。”马铃薯研究站别人都不愿来，嫌远。爸愿意。妈是学画画的，前几年老画两个娃娃拉不动的大萝卜啦，上面张个帆可以当作小船的豆荚啦。她也愿意跟爸爸一起来，画“马铃薯图谱”。

妈给他们端来饭。真正的玉米面饼子，两大碗粥。妈说这粥是草籽熬的。有点像小米，比小米小。绿盈盈的，挺稠，挺香。还有一大盘鲫鱼，好大。爸说别处的鲫鱼很少有过一斤的，这儿“淖”里的鲫鱼有一斤二两的，鲫鱼吃草籽，长得肥。草籽熟了，风把草籽刮到淖里，鱼就吃草籽。萧胜吃得很饱。

爸说把萧胜接来有三个原因。一是奶奶死了，老家没有人了。二是萧胜该上学了，暑假后就到不远的的一个完小去报名。三是这里吃得好一些。口外地广人稀，总好办一些。这里的自留地一个人有五亩！随便刨一块地就能种点东西。爸爸和妈妈就在“研究站”旁边开了一块地，种了山药，南瓜。山药开花了，南瓜长了骨朵了。用不了多久，就能吃了。

马铃薯研究站很清静，一共没有几个人。就是爸爸、妈妈，还有几个工人。工人都有家。站里就是萧胜一家。这地方，真安静。成天听不到声音，除了风吹莜麦穗子，沙沙地像下小雨；有时有小燕吱喳地叫。

爸爸每天戴个草帽下地跟工人一起去干活，锄山药。有时查资料，看书。妈一早起来到地里掐一大把山药花，一大把叶子，回来插在瓶子里，聚精会神地对着它看，一笔一笔地画。画的花和真的花一样！萧胜每天跟妈一同下地去，回来鞋和裤脚沾得都是露水。

奶奶做的两双新鞋还没有上脚，妈把鞋和两瓶黄油都锁在柜子里。

白天没有事，他就到处去玩，去瞎跑。这地方大得很，没遮没挡，跑多远，一回头还能看到研究站的那排房子，迷不了路。他到草地里去看牛、看马、看羊。

他有时也去侍弄侍弄他家的南瓜、山药地。锄一锄，从机井里打半桶水浇浇。这不是为了玩。萧胜是等着要吃它们。他们家不起火，在大队食堂打饭，食堂里的饭越来越不好。草籽粥没有了，玉米面饼子也没有了。现在吃红高粱饼子，喝甜菜叶子做的汤。再下去大概还要坏。萧胜有点饿怕了。

他学会了采蘑菇。起先是妈妈带着他采了两回，后来，他自己也会了。下了雨，太阳一晒，空气潮乎乎的，闷闷的，蘑菇就出来了。蘑菇这玩意很怪，都长在“蘑菇圈”里。你低下头，侧着眼睛一看，草地上远远的有一圈草，颜色特别深，黑绿黑绿的，隐隐约约看到几个白点，那就是蘑菇圈，长得溜圆。蘑菇就长在这一圈深颜色的草里。圈里面没有，圈外面也没有。蘑菇圈是固定的。今年长，明年还长。哪里有蘑菇圈，老乡们都知道。

有一个蘑菇圈发了疯。它不停地长蘑菇，呼呼地长，三天三夜一个劲地长，好像是有鬼，看着都怕人。附近七八家都来采，用线穿起来，挂在房檐底下。家家都挂了三四串，挺老长的三四串。老乡们说，这个圈明年就不会再长蘑菇了，它死了。萧胜也采了好些。他兴奋极了，心里直跳。“好家伙！好家伙！这么多！这么多！”他发了财了。

他为什么这样兴奋？蘑菇是可以吃的呀！

他一边用线穿蘑菇，一边流出了眼泪。他想起奶奶，他要给奶奶送两串蘑菇去。他现在知道，奶奶是饿死的。人不是一下饿死的，是慢慢地饿死的。

食堂的红高粱饼子越来越不好吃，因为掺了糠。甜菜叶子汤也越来越不好喝，因为一点油也不放了。他恨这种掺糠的红高粱饼子，恨这种不放油的甜菜叶子汤！

他还是到处去玩，去瞎跑。

大队食堂外面忽然热闹起来。起先是拉了一牛车的羊砖来。他问爸爸这是什么，爸爸说：“羊砖。”——“羊砖是啥？”——“羊粪压紧了，切成一块一块。”——“干啥用？”——“烧。”——“这能烧吗？”——“好烧着呢！火顶旺。”后来盘了个大灶。后来杀了十来只羊。萧胜站在旁边看杀羊。他还没有见过杀羊。嘿，一点血都流不到外面，完完整整就把一张羊皮剥下来了！

这是要干啥呢？

爸爸说，要开三级干部会。

“啥叫三级干部会？”

“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！”

三级干部会就是三级干部吃饭。

大队原来有两个食堂，南食堂，北食堂，当中隔一个院子，院子里还搭了个小棚，下雨天也可以两个食堂来回串。原来“社员”们分在两个食堂吃饭。开三级干部会，就都挤到北食堂来。南食堂空出来给开会干部用。

三级干部会开了三天，吃了三天饭。头一天中午，羊肉口蘑臊子蘸莜面。第二天，炖肉大米饭。第三天，黄油烙饼。晚饭倒是马